

3

20

10

9

JAPAN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省
說
錄
金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58



文庫11
A 1958

象山佐久間先生著
海舟勝義邦先生校

省懷錄

全

辛未晚冬 聚遠樓藏梓

序



也先於生為沫乳
可傷說之先於財為驚
舉而後發其所有之
在利厚者向以盡其年
余賴姻多山佐久間翁

先此宋化日彰之說者
蓋主于既遭尤中華
數家既有壁錄花譜
庵男極志連累沉雜
却拂之空也此身之移以
挂乃事示朱因吸笑之未

以時既久則于室
予色逐瓦之使人以
此生為平之望多之邪
余乃曰予之見識至
此者豈非曾不甚之邪
耶

以治四事未以之矣

海舟勝義邦



以我福參書



省讐錄

象山平大星又名子明氏

嘉永甲寅夏四月大星以罪下獄在繫七月

省憲之條弗無所述然獄中禁筆研不能存
藁故久而多忘既出而繙其所曉記藏諸巾

笥以賜子孫如其舉以示衆則吾豈敢

所行之道可以自安所得之事可以自樂罪之有
無在我而已由外至者豈足憂戚若以忠信受
譴為辱則不義而富且貴亦在其所榮耶

有人於此憂君父之疾病而求之藥幸而得之且

知其必有效也。則不問其品之貴賤，名之美惡。
必請之於君父矣。君父惡其名而不許。則多方
謀之。竊有進之乎。抑亦坐而俟其敵手足歟。臣
子至誠惻怛之情。固不可坐視其病患。則雖知
後逢其怒。亦豈得不竊進之哉。

人所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人所不及能。而我獨能
之。是亦荷天之寵也。荷天之寵如此。而惟為一
身計。不為天下計。則其負天也。豈不亦大乎。
自古懷忠被罪者。何限。吾無怨焉。但猶可及為之
時。而不為。將使病弊至於不可復救。是則可悲

已。

從予今日死。天下後世。當有公論。予又何悔何恨。
身雖在圓圓。心無愧怍。自覺方寸虛明。不異平日。
人心之靈。與天地上下同流。夷狄患難。累他不
得。亦可驗也。惟北闍年滿八十。飲食坐卧。非予
不安。自予逮繫。音問不通。動靜不知。其憂慮苦
悶。當如何哉。一念及之。尤難為情。然亦以理排
遣。不至累心。

吾不履此境。與此省覽。經一跌。長一知。果非虛語。
振拔特立可也。激昂忘戾。不可也。

心戒走作。

心曰東。曰操。亦是時時提撕。以理勝之之謂。吾雖久從事格物。內而家庭。外而鄉黨親朋。異時停調處置。頗以為當者。徐而省之。往往有大過不及。不滿人意。皆是工夫未熟。人情世故。未得通徹故也。可不策勵哉。

格物之於天地造化。却易。於人情世故。却難。吾人須不可狃其所易。而倦其所難。行身規矩。則不可不嚴。此治己之方也。治己即所以治人。待人規矩。則不可過嚴。此安人之道也。

安人。即所以自安。

凡讀書湏熟誦。不然。妄甚。受用。予來此中。書卷不得携。典端居書案。左右廚子。所欲檢查。輒隨手抽擗。全然不因。因日默念。而因以為藥石。為針砭者。不過平素所精。讀暗記者。少時專務博涉。多讀羣書。卒皆若存若亡。今欲記起。而卒不能。雖多亦奚以為。他日幸得放還。當以諗後生。且以自警也。

予自此勉勵克治。鍛鍊身心。未嘗虛度時日。古人云。僅間居真不空過日月。彼餽我者。皆咸我

也。旨哉。

予雖門葉衰薄。亦生長飽暖之中。未嘗半鍊寒苦之境。常恐一旦國家後急。起居飲食。多所不勝。然去夏彌利陞舶突厥江都戒嚴。予為藩邸經理軍務。不得睡者。七晝夜。精神倍奮。今歲得罪下獄。飯鹿食。嚼鹽。典重因為伍。數旬。恬然安之。精神活潑。身亦健康。此二事少自試驗。得益不細。亦可謂天之賜矣。

外邪襲人。多在睡眠之時。故中夜就寢。不得熟眠。為令速寤。常當係意在醒。若支體有所不安。或

以手摩之。或隨意轉側。勢令血氣無所停滯。若咽喉不滑。或運舌嚥津。或深息閉氣。少焉放之。如是行之。外邪亦侵不得。

內宜心志。外運血氣。晝節飲食。夜少睡眠。脩養妙訣。果無多子。

聞閏西地震。勢頃之間。更甚。城垣衙署。驛亭民屋。傾塌無算。樹木倒植。井水乾涸。人民墮死。殆不知其數。丁來信州地大震。予在鄉里。親閱其變。慘毒之劇。所不忍言。信中變後。地下每作雷聲。時亦搖撼。經久不止。後七年有小田原之變。又

張泓所著
漠南新語

關西地震在六月十四日而獄中傳之在二十四五日間李秋放還後次第此錄至十一月四日東海道地又大震隳城郭壞廬舍死傷無數因竊書寄於江都所親告以此條大意謂都下恐亦不免俾之平素有所戒備明年十月二日夜江都果有大震火又從之其餘烈比之前之數災超過數倍矣而予舊所親交多得保全雖是天意亦不無小資於予言乙卯冬記

一年。今復有關西之變。嘗記清人雜書所載。云其地常動。至數年後。有大震。萬家樂土。忽變蠶叢。然則地農固有連數年者矣。古來漢儒以地農為蠻夷侵陵之兆。占候之說。洋學所不取。雖然天人合應之理。不可謂必無之。丁未以來。地震之變。以時事驗之。漢儒之言。似不可誣。今夷虜之志。未知其所極。則震之相連。而尚有劇甚者。亦不能無慮焉。

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知禮義。骨肉無釁隙。一樂也。取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

孥外不怍於衆民。二樂也。講明聖學。心識大道。隨時安義。處險如夷。三樂也。生乎西人啟理窟之後。而知古聖賢所未嘗識之理。四樂也。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談。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

抗孔聖浮雲之志。養鄒叟浩然之氣。寵辱不驚。俛仰不怍。究天地之際。觀古今之變。玩萬物之理。誓人身之紀。雖在困極。樂亦有在焉。饑而食。渴而飲。坐而思。倦而睡。逍遙自得。又不知身在闔牆之中矣。

敏一字。是為學之法。而為治之要。亦莫若焉。天下可學可為之務。如此其廣。如彼其大。故學與治。皆不可以不敏。彼終身于學。而空疎無用。終身于官。而因仍無功者。坐其勤力不敏。十常八九。孔子之聖。猶且發憤忘食。敏以求之。何況吾輩。日晷一移。千載無再來之今。形神既離。萬古無再生之我。學藝事業。豈可悠悠。

射有禮射武射之別。然其初也。專為防禦而設。防禦之事。蓋男子立身第一義也。故其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然後敢用穀。亦示第一義也。

自銳礮興。弓矢長兵。皆失其為利。男子生乎今之世。不知銳礮。其可乎。於其初生。亦宜以礮換張矢。發於上下四方。以志於其所有事也。

予久留意於海防。其所發明。自謂前人有未及者。茲卒由此取禍。亦非常之原。常人異焉耳。君相如有省悟時。則吾志之行必矣。

凡學問。必以積累。非一朝一夕之所能通曉。海防利害。亦是一大學問。自非講究有素者。未易遽得其要領。人雖提耳告之。而不解。蓋亦由此。不令外夷開易侮之心。是防禦之至要也。邊海防

堵。皆不得其法。所陳銳器。皆不中其式。所接官吏。皆凡夫庸人。胸無甲兵。如此而欲無開夷人悔心。寧可得乎。

有敵國外患。而託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無果決之勇。退持遷延之計者。其所砍靡敵。適足以啟敵而自摩。其所欲緩寇。適足以資寇而自緩。其所欲從容補緩。而全其捍禦之備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國家之勢。愈至於不可支矣。而古來當局者。曾不深省。誤家國天下。如出一塗。可勝歎哉。

今之當將帥之任者。非公侯貴人。即膏粱氏族。平日以飲酒歌舞為娛。不知兵謀師律為何事。一旦有國家之急。誰能為軍士之所服。而遏敵人之衝突。是今之深患也。故予嘗欲倣西洋武備之大略。於天下兵籍外。結故家世族忠勇剛毅。一可當十者。以為義會。一以保國護民為志。其初入會。校試誓效。果不憚艱苦。方始聽入焉。惟有韜畧謀猷。統馭之才者。為之長。遇警急之日。則鳩集成師。以待官之指揮。庶乎攘寇植勳。或居於在兵籍者之上也。

欲戰必勝。不守必固。不可。欲守必固。不陣必定。不可。魏侯問陣必定之道。吳子曰。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定矣。今天下諸國。賢者未必居上。不肖者未必處下。然則陣未定也。陣未定。而其守必固。戰必勝者。未之有也。有志之主。尚其知所警省哉。

教練不精。賞罰不明。又無能用之者。縱有億萬之衆。其於戰守。所謂伏鷄乳犬。如其羣與虎何哉。同力度德。同德量義。雖稱文王之美。亦不過云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無其力而能保其國者。

自古至今。吾未之見也。誰謂王者不尚力耶。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固也。然知彼知已。在今時。未可言戰。悉善彼之所善。而不喪己之所能。然後始可以言戰。

詳證術。萬學之基本也。泰西發明此術。兵畧亦大進。貞然與往時別。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孫子兵法。度量數稱勝。亦其術也。然漢與我。有孫子以來。莫不誦習而講說。而其兵法。依然如舊。不得與泰西比肩。是無他。坐於無下學之功也。今真欲脩飭武備。非先興此學科。不可。

士大夫必有過人之膽量。方能奪戎狄之氣。而伸本國之威。如郭汾陽之單騎見虜。是矣。必有過人之學問才辯。而能屈戎狄之辭。而存本國之體。如富文忠之却獻納二字。是矣。今天朝縉紳。數與夷使接。有果有汾陽之膽量乎。果有文忠之學問才辯乎。吾竊危之。

人不見其可畏。則必慢易之。一啟其慢易之心。又何以能治之也。故君子必臨之以莊。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出辭氣斯遠鄙倍。皆所以爲莊之方也。今士大夫往往有舉措輕佻。言辭鄙猥。以自

喜者。其意蓋謂不如是。難以通人情而服人。嗟乎。通人情而服人者。自有其道在焉。今不以其道。而露此醜態。吾恐其欲服人者。適足以導其慢易也。

人譽已於己何加。若因譽而自怠。則反損人毀已。於己何損。若因毀而自強。則反益。

有人之過。有事之過。事之過。未可以觀人。人之過可以觀人。

今之所謂儒者。果何為者耶。本朝神聖造國之道。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兼明而默識之乎。禮樂

刑政。典章制度。以至兵法。師律械器之利。講論而皆得其要乎。土境之形勢。海陸道路之險夷。外蕃之情狀。防戍之利害。城堡堵堞控援之略。推算重力。幾何詳證之術。並究而悉之乎。吾未之知也。然則今之所謂儒者。果何為者耶。讀書講學。徒為空言。不及當世之務。與清談廢事。一間耳。

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損。乃無用之學也。有用之學。譬言如夏時之葛。冬時之裘。脫無為之者。則生民之用闕矣。

帝王之政。藏財於民。有餘而取。不足而與。故不凍餒百姓。而上獨富足。亦不飽逸百姓。而國獨貧窶。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天下古今不易之道也。

本邦金貨米粟。號為富饒。然疆域不大。故以邦內所生之財。享邦內所為之用。無甚有餘。乃若海防之事。則起于外者也。置防堵數百所。造大艦數百艘。鑄巨礮數千門。其費亦浩矣。而皆非永存之物。每一二十年。必待脩繕改造。況外之有應接給資之用。內之有餉糧購賞之費。凡如此

之類。將安取其給哉。夫劣濟困窮之家。多得賓客。屢設宴饗。則其資財空乏。卒至於不可復繼也。必矣。今之時事。何以異乎是。然則其所以經理之者。何術。有志於經世者。所宜先審計。予礮卦之著。不但有益於武學生徒。兼有裨於國家武備。往日官阻其鈔版。吾不知其何意。

先公登相臺。嗣管防海事。時英夷寇清國。聲勢相逮。予感慨時事。上書陳策。實天保壬寅十一月也。後觀清魏源聖武記。亦感慨時事之所著。而其書之序。又作於是歲之七月。則先予上書。僅

四月矣。而其所論。往往有不約而同者。嗚乎。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闇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但魏云。自上世以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遂以堅壁清野。杜絕岸奸。為防海家法。予則欲盛講礮艦之術。而為邀擊之計。驅逐防截。以制賊死命於外海。是爲異耳。

馭夷俗者。莫如先知夷情。知夷情者。莫如先通夷語。故通夷語者。不惟為知彼之階梯。亦是馭彼之先務也。予竊深念。頃年諸蕃託事。屢寄舶於

相房間。其情固為難測。因有纂輯皇國同文鑑若干卷。以通歐羅諸國語之志。而荷蘭久為互市之國。邦人亦多知讀其國書。故欲先刊荷蘭部。先是官有命。凡刊行書籍。必經官看詳。迺嘉永己酉冬。來江都。呈稿本以請。遷延彌年。卒不得允。其在江都日。始獲魏氏之書而讀之。亦欲內地設學。專譯夷書夷史。瞭悉敵情。以補於駕馭。是又其見之與予相符者。第不識彼國今日能用其言否耳。

海防之要。在礮與艦。而礮最居首。魏氏海國圖識

中。輯銳礮之說。類皆粗漏無稽。如兒童戲嬉之為。凡事不自為之。而能得其要領者無之。以魏之才識。而是之不察。當今之世。身無礮學。貽此謬妄。反誤後生。吾為魏深惜之。

去夏墨虜。以兵艦四隻。護送其國書。抵浦賀澳。其舉動詞氣殊極悖慢。辱國體不細。聞者莫不切齒。時某人鎮浦賀。屏氣負屈。遂無能為。虜退後。自抽小刀。寸斷其所遺虜主畫像。以洩怒。昔宋曹瑋。滴官陝西。聞趙元昊為人。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知其英物必為邊患。欲預講邊備。蒐

閱人才。後果如其言。然則觀其肖影。亦可以見其能否。而資吾豫備矣。某人知慮不及此。毀而滅之。可惜已。嗚乎。均夷人也。均畫像也。或無而求之。或有而毀之。其知之深淺。謀之長短。一何遠哉。

今春墨虜之來。官設便坐於橫濱。以為應接之所。命松城小倉二藩。發兵以護衛之。且令聽約束於接待官吏。初吾公之受命也。以為真備虜之不羈也。乃發野戰礮二門。牛角天礮三門。銳卒百名。刀槍士五十名。以國老聖月貫。怒督

之。予參其軍議。謂接待官吏知兵。令吾與小倉一橫一直以陣。銳手可以逞威。若其不知兵。使相對而陣。則銳不可用。惟短兵利之。與虜相接咫尺。變起倉卒。彼雖精銳技。我以利兵乘之一。難可斫斷數頭。乃別備長卷二十把。以從吾兵至金川。官吏使人謂曰。大礮必寘前驛。莫引入橫濱地。望月對曰。吾藩奉命護衛應接之場。大礮所以備變。寘之隔地。變發非時。難以應卒。敢辭。官吏曰。今茲應接。萬萬可保其無變。不幸將有變。即時發官丁。搬運礮器。決不令貴藩有缺。

之。今以大礮入橫濱。夷人或憚其守衛之嚴。請移於他地。官之累也。望月不得已從之。退曰。官命使聽約束者。幾是乎。及相護衛之地。官吏曰。東起于海濱。西行二百步。折而北行。又如之。是其所也。予聞之驚駭。詳其地。南距應接便坐。不下二百步。有民屋樹林在其間。初在江戶。竊意官吏雖不諳兵。自有國體。且得二藩兵。當密圍繞便坐。以嚴警禦。不圖其區處之陋至斯也。因建議曰。大礮則官吏停之。今所有者。小銃而已。小銃逞力。非百步內不可。且銃卒不踰百名。

執短兵者。不過五十名。距夷虜集會之所。遠陣於二百步之外。又散守三四百步之間。田。不惟無益於警禦。適足以導虜之侮慢。去歲浦賀應接。護衛無法。夷虜嗤之。邦人恥之。而不少省悟。今又為此兒戲。官吏不肖。固不足道。本藩武功盛名。為此輩壞墮。豈可忍邪。乃與望月謀。使人謂之曰。如公等所區處。是非以我兵備於夷虜。為夷虜禁呵邦民耳。禁呵邦民者。固不可煩士大夫。亦無用於兵器。每逕路出健兒一二名。執青竹杖。誰何之足矣。但江戶所受之命。則不可

以廢應接之日。吾藩當別出士卒。整陣於山間。
以備於非時之變耳。此不敗公等之事。又不墜
吾職。豈不亦兩得乎。官吏復曰。言皆當理。然
官發兩藩人士之事。吾輩既告之。夷人若不出
其人。設陣於隱僻之地。夷人必疑吾有異志。應
接不諧。是亦官之累也。必曲從吾言。如其布
陣收散離合。唯意所命。吾輩不敢掣肘。予與聖
月雖憤懣不樂。亦無可奈何。當日作一哨。置之
田畝間。以塞其責。嗚呼。耗損國用。勤勞士卒。盡
思慮計畫。而同為兒戲。可付浩歎也已。

二月廿日夜。聞下田議畧定。翌朝早起。詣望月曰。
下田。本邦要地。其形勢可比全世界之喜望峰。
夷虜讖之。屯駐以為巢穴。其害不可言。且大
城在江戶。而人口衆多。米穀布帛。皆資海運。不
幸有警。海路格塞。江戶首受其禍。伊豆之為州。
天城之險。隔絕其中。而下田在其南端。一旦變
起。陸路出兵。礮隊為嶮所沮。不可以行。海路則
我無堅艦。他日縱得造作。虜有海陸之形勝。而
我反喪之。主客易位。攻守殊勢。非計也。夫善制
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害在彼。今不得已。而假

敵人地宜為他日計。擇海陸得進兵之處。竊覽橫濱之地勢甚稱之。且使虜舶常在此去江戶甚邇。則人人嘗瞻坐薪之念。自不能已。警衛守禦之方。亦自不得不嚴。又親觀彼之所長。可以速進我之智巧。是其所以為多利。如退下田。則人心必弛。守衛必懈矣。而虜舶迅速。難以繫縻。在橫濱。與在下田。其為江戶腹心之患。則間不能以髮。故吾謂不如以橫濱假之。之為愈也。是天下之大計也。君總士卒在茲。不可以默。上書乞公有獻策可也。聖月曰。然。然吾上書不如

子之上言。乃命予還江戶。告之於公。有沮者。不果。公許予自為之。於是竊有所建白。又使門人長岡小林虎上書其主侯。開陳大計。又使之見阿部閣老所親幸。為論其利害。欲得因時規諫。有所挽回。並皆不行。小林生以此獲主侯之譴。遂辭歸國。

曩予偕一二友生。為鎌倉之遊。遂泛海。過荒岬。抵城島。泊三崎。歷松輪。宿宮田。次浦賀。上猿嶼。觀於金澤。出本牧而還都。其往來所由。覩設防堵備海寇。無慮十餘所。而錯置皆不得法。無一可

當防截之選者。至此不覺仰天浩歎。擗胸流涕者久之。夫江都天下之咽喉也。富津洲觜雖稱曰天險。海口猶濶。非有戰艦水軍。固難以遏敵人侵攘窺伺。今是之不務。設為癡堵呆堞。高揭之於海表。此示我無謀於海外也。頃年東西諸蕃。寄舶遊偵。豈不開輕我之心哉。吏員庸流。固不足謫。其金鞍革鞬。綾衣內食。自謂高出等類者。不知天下之大計。糜國財用。以為此無益之務。抑何歟。有如虜舶馳突。將何以折衝禦侮。因欲上疏論海防利病。冀以裨時政之萬一。具草

請之先公。先公不許。遂止。是嘉永庚戌之首夏也。後四年。果墨夷之事起。登時先公尼予上書者。蓋懼觸忤抵罪也。其蓋覆之仁亦大矣。今日使先公在世。知予拘囚。則其為憂勞。又當何如。

川路司農。自大坂市尹轉任。與聞防海事。予舊有厚交。因出擬上書舊稿示之。極言近都防堵修築無法。不適實用。司農亦未甚信之。及墨夷事興。無一不如予嘗所論。於是始深納予言。一日謂予曰。子欲有所言。吾能達之於閣老。予曰。僕

所欲言者。為君傾倒幾盡。君能言之。君能行之。天下之福也。僕但求天下之福耳。上書釣名。非其本心也。及論選人材。購船於海外之策。司農有沮色。予曰。是當今先務之急。而君猶牽掣故常。不能發言。他尚何望。僕當上書以道之。乃條疏急務十事。因司農上之。阿部閣老不報。至吉田生獄起。亦不少蒙明察。故常之不易變。時勢之不可明。如此。不知天下之大計。將何日而能立也。

江戶海口。不可無礮臺。予亦嘗數數言之。夫海口

之防戰。利在礮臺。其形勢所缺。不可不寘此。以補焉。然其得力之處。全在別備礮艘。相機策應。故能得其要。海中唯置一二區而足。不必多築之。荷蘭諸厄兒之策。可據也。如今所為。陸續相連。是陸軍為壘。以自屏之法。非海口以待洋寇之術也。蓋陸戰攻中寓守。守中寓攻。方其守也。以壘自屏。方其攻也。出壘以衝。其守與攻。並係壘中之人。故其人衆。固不能不多其壘。雖多其壘。亦不相障礙。如海口之戰。則不然。礮臺之兵。不操礮艘。礮艘之兵。不在礮臺。故礮臺不貴多。

而礮艘不厭多也。蓋礮臺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而左者不能拯右。右者不能救左。不幸賊船出于中間。左右之臺相為障礙。不能用礮。惡在其為利也。且礮艘匱乏。進剿無術。如賊連船於相房間。以絕我海運。何以却之。當是時。縱令內港有百礮臺。亦屬無用。雖欲無不戰而屈。不可得也。若乃多備礮艘。訓練以時。開戰策應。無所不可以。足以驚服洋賊。而制其死命。又何苦而海中以此許多之礮臺為哉。多事之際。其經費亦甚可惜矣。某地縣令某氏。小有才幹。素無學

問。見西洋陸戰壘圖。而不知其解。杜撰牽合。以成守海口策。當道亦不深究之。以為是而施行。予深識其非。屢言之川路司農。司農稍信然予言。然而遂弗能救。是亦可慨也。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而千金之裘。又非一狐之皮。今欲為千金之裘。徵之屠羊之家。而可乎。苟得其心。五州之人。皆可得而使也。厚而利之。導而舍之。敵間之來間我者。亦為我用矣。何況我民。

予年二十以後。乃知匹夫有繫一國。三十以後。乃

知有繫天下四十以後乃知有繫五世界。

凡五十七條

附錄上

省侃賦

墨人既得志。以下田箱館二澳。為貿易之所。歲四月。予得罪下獄。始予潛心防海。十數年。思出位。言踰分。當止而不止。宜乎其卒至于此。雖然憂國之心。遭艱益深。省侃之餘。思念前古。當今將來之事。乃為賦曰。余蹈世之險阨。兮歛跋轡以離尤。意恍慨而激昂兮。心絴結而增愁。何衆人之嘻嘻兮。獨出涕而嗟若。世恬然而康娛兮。亦疾首而蹙額。非病狂而喪

心兮。悁煩毒之相憑。微至仁與大知兮。孰云察吾之中情。始余學而閱志兮。知同力之以度德。弗經技而曲據兮。何謀猷之能淑。值蠻狄之切憂兮。將隱潛以效忠。得吾黨之狂士兮。欣蘭臭之無壅。臨岐路而申命兮。謂回旋必有酬。壯者固果于事為兮。犯時制之不休。忽拘繫而幽阻兮。對鄙訊之紛挾。竭忠悃而遭罰兮。亶天命之謂何。雖辯連而在繫兮。瑩余心其如冰。所循私而違道兮。指天日以為正。依徃聖以節中兮。招百神而目聽。署山川使在列兮。成周孔以為證。昔聖皇之樂靈兮。昭

西隣而不畫。暨吳女之綺巧兮。豈維鳩夫典籍。後后承而祗敬兮。庶不變而熙怡。非王道之無偏兮。胡瞻文明之而今。彼洋儒之深潛兮。啟造物之鑄闕。何黨人之隘昧兮。紛交疾而妬忌。鄙堂阼之明聰兮。不服長而求師。禍機迫而靡寤兮。猶護疚而諱盈。轄世守之至重兮。滯損益之及時。侃吾氓之間敵兮。顧導賊而給資。思國其莫我忠兮。卒忘身之匪任。愾憤歎而壹志兮。噴煩言而不厭。多操術而無私兮。羨衆工之所讎也。憂國蹇而計身沓兮。又羣咍之所繇也。惟天靈之發矇兮。俟百聖而

不惑。苟宗社之有禱兮。雖顛隕其焉惻重曰。西伯幽囚。宣尼拘止。管相負良。濱海隅止。窮達之運。聖愚同止。定心廣志。何所恫止。民生秉彝。欽醇德止。千齡萬世。罔窮極止。往者不可援。願勿追止。來者可繼。吾將有期止。

讀孟子

鑒之治病也。其過于實者泄之。鴻之。其虛者而補之。要在濟天死以保其康寧耳矣。聖賢救世之言亦猶是也。當孟子之時。天下以攻伐為務。民苦於塗炭。故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也。又曰。善戰

者服上刑。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皆救世之言也。今也海外諸蕃。其智巧技能。與往時殊。若耆老之與童孺不同科也。其兵威之所加。骎骎乎隔海之國。而莫之能遏也。而吾邦儒者。誤讀孟子。不審天下之形勢。不察萬國之情狀。兵力萎蕭。而不知奮也。械器濫惡。而不知精也。外蕃改銃礮。變兵法。而我不肯講矣。造火輪。革城制。而我不肯效矣。曰。何以礮艦技巧為哉。亦有仁義而已矣。是猶治病虛者。而不知所以補之。幾何其不殺人也。去歲以來。彌利堅

之事興。彼加我屢以無禮。而我不能動手。至于忍國大耻。假地以紓禍。夫誰使之然耶。吾恐世之儒者。終亦不能逃其罪也。

又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有不戰。戰必勝矣。是固也。雖然。我果得道而多助。與彼果失道而寡助。與我果為天下之所順。與彼果為親戚之所畔。與是未可知也。則其戰必勝。豈可期乎。信能行王政。則鄰國之民。仰之

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是固也。雖然。鄰國之民。仰我果若父母。與視其君果若仇讐。與是未可知也。則其無能濟。豈可保乎。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是固也。雖然。我之民果樂於效死。與彼之民果樂歸於我。與是未可知也。則其制挺以傳勝。豈可許乎。故凡有敵國外患者。不知彼。不知己。不知時勢。惡可乎。乃孟子。則不但以其道。且知其時勢而言之。

也。然當時諸侯。猶以為迂濶。而孟子實未嘗迂濶也。今我新得一大敵國。禍且不測。而讀孟子者。拘執文辭。不察時勢。詭詭却以夷禦夷之計。欲制捷以撻彼之大艦巨礮。是則迂濶之甚者也。甲寅之春。華聖東又發八大兵艦。來近江都。下錨內港。甚無狀。門人長門吉田某。奇士也。奮然欲私索虜之情實。以立事功。不遂。官捕之。余亦逮錄下獄。自訟之餘。時誦孟子。不能無感焉。因遂著諸言。

跋孟子舜發畊畊章

鐵之將為劍也。入鑪承鞴。坐磯受鎰。塗灰汙泥。淬

于寒水。斂于越砥。其爲鐵亦苦矣。玉之未成器也。鏟破其璞。鑿治其瑕。雕之琢之。磨之礪之。其爲玉亦難矣。然使鐵與玉樂安佚。憚煩燠。不甘受其艱苦。則安得成就其器。而爲君子之佩哉。惟人亦然。久挾其術。志則不行。素有所能。言則不聽。運籌進策。莫然其謀。竭誠致悃。莫察其忠。有羣小之愠。有逐斥之譴。有纍囚之辱。窮困拂鬱。激動勞苦。而後增成其材。予自得罪下獄。日誦孟子此章。以自力焉。曰天其有意於用我與。不然。此物奚宜至哉。斯道遼遠縵邈。未能必信。雖然。天意固未可知也。則

吾之處困危。豈可不奮發而激勵乎。甲寅閏七月二十八日。

夢有得魯公爭坐帖者。與予共之。適甚。因為跋其尾。覺而記之。

此帖有無限姿態。無限精神。譬如太牢滋味。愈嚼而愈無窮。假令出他人之蹟。愛玩摸臨。足為樂事。況於魯公精忠貫天地。大節與日月爭光者乎。使吾人居圍牆之中。而忘累囚之艱者。非此帖也歟。

兵要

漢土兵家之書。莫高於孫子。而其為書。空言無事

實者過半矣。未可以治兵也。何以言之。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不可勝。何以致之。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其藏於地下。動於天上。何以得之。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其立於不敗之地。何以能之。如此之類。吾未覩其有事實也。而世徒眩其文。不求其實。萬口一致。稱為兵法而不疑。吾甚怪之。趙括讀父書傳。縱談兵事。以天下莫能當。而卒喪趙軍。其亦有以也耶。至閱漢書藝文志。吳孫子兵法。有圖九卷。乃知其事實。蓋有在焉。而今亡矣。可

者築城壘。鑿溝池。善保其民之術也。軍用者。糧食硝彈兵甲戰具之屬。是也。凡此五者。莫不有事實。而操教尤為當務之急。令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非操教不能也。其形如決積水。其勢如轉圓石。非操教不能也。擊其首而尾至。擊其尾而首至。擊其中而首尾俱至。非操教不能也。故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故良將之於操教也。盡心焉耳。矣。蓋不以操教。而易言之。以能濟其事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趙括之敗。可以鑒矣。

勝惜哉。然兵之性革也。明理察事。因時而革。亦猶天道之於曆也。故曆而不革。不足為曆。兵而不革。不足為兵。至歐邏巴諸國。發揮火礮以為元戎。勢於攻伐吞并。兵制大革。設令孫子圖傳于世。亦惟存古法耳。何補於今之事實哉。故當今之時。求得兵之事實。莫若學洋兵。洋兵之法。其科有五。一曰將畧。二曰陣法。三曰器學。四曰守國。五曰軍用。將畧者。其言類如孫吳司馬所道。陣法者。有步騎礮之別。有步騎礮之合。而戰術存焉。器學者。以操教為主。而械器之制。與其得失之辨。莫不備焉。守國

孫子火攻。以火佐攻。今則以火攻守。是古今之變也。古者以油薪之火佐攻。故行火有因。有時日。內外之應。晝夜之風。皆在所譯。今用大小神器之火。以為攻守。故不由因。不擇時日。不論內外。不問風之有無。皆可用之。而震擊之威。焚燒之慘。非古者油薪之可比也。我攻守用火。敵攻守用火。火之變不可勝窮。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參於此。惟理勢可坐譚也。選練不可空論也。此尤主將之所宜慮修。讀孫子者其亦知之哉。

間之於軍。猶瞽之相聾之史。乎瞽而無相。則前有水火。而不知聾而無史。則後有車馬而不省。軍而無間。則敵之所以謀吾。啗吾者。吾皆茫然。甚則敵國之形勢。敵主之仁暴。敵將之能否。敵衆之強弱。敵兵之利鈍。並不得其實。所謂廟算者。無所由立。尚何和戰守禦之可言哉。故經考索情。雖曰兵之先著。非初有間諜而得其實。則亦無以施其計也。孫子之書。首列始計。而以用間終焉。蓋貞下起元之意也。故軍國之務。莫先於間。事莫重於間。情莫親於間。故曰。微乎微乎。無所不用間也。而世有大

敵在前。而不知用間。屬有勝間之任。而視之如艸
芥者。可痛哭也已。

右賦雜文共八首

詩

獄中寫懷二首

久憂邊事歎天遠。忽墜此中悲海深。
欲為皇朝存至計。敢因吾利勞知音。
鷄鳴不已晦冥夜。鶴韻應通翁鬱陰。
寄語吾門同志士。莫將榮辱負初心。
不思城下作盟耻。却見忠貞抱忌疑。
伯旼議疆長崎澳。聖東假地下田渭。
異時輕敵已非策。今日伐謀知是誰。
幽憤滿胸無所泄。獄中瀝血寫茲詩。

君恩

君恩如天地。國恩如江海。
外患今非一。奮身思有

濟。勉勵十餘年。何問明與晦。在卑欲為池。在高欲為壘。奈何肉食人。賴然若傀儡。苟安憚歲月。般樂赦且怠。當初恃不來。不知恃有待。復不伐其謀。卒然爲所詔。假地缺金甌。屈膝甘無禮。反却知彼計。束縛直自累。咨余何為者。致忠忽遭逮。幽囚在犴獄。甘心待其罪。松柏有本性。歲寒節不改。忠義許君國。百折何須悔。用間在得人。全勝在知彼。是非不可磨。公論期千載。

敝笱五章

有箋

敝笱在海。魚則唯唯。狄人戲謔。笑言有咥。

比也。笱以竹爲器。以取魚者也。唯唯出入不制也。咥笑貌。笱當在河。而今在海。况其敝壞者。安得能取魚哉。宜乎其魚之唯唯然。而出入無忌憚也。以比禦侮失策。而致狄人之陵蔑也。曾欲御冬。亟歸旨蓄。莫顧我勞。反比予于毒。比也。御當歸貽。旨美。蓄聚也。曾蓄聚美菜。以為餽貽。不一再者。蓋欲使以禦冬月之空乏也。以比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方泰寧之時。而深思遠慮。以數數然及邊防戎備之事也。其霧其霧。曠曠有靈。求言念國。不瑕有害。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陰而風曰曠。雨土曰
霾。瑕何也。冀其閑霽。而卒不閑霽。且陰陰冷風
雨土蒙霧。以比衰替之世。欲有奮發改革。而狃
習因循。流弊愈深。近患又生也。

幽室陰陰。不日不月。言思君子。如饑如渴。
嗟爾君子。靡知減否。懷私之故。有似充耳。
並賦也。靡不也。充耳塞耳也。謂耳聾之人。

泄泄八章

我艦未牢。我旣未蠹。將者泄泄。蠻方孔棘。
艦之未牢。猶可治之。旣之未蠹。猶可為之。將者泄

泄。云如之何。

積薪如陵。火發于下。載笑載言。晏然以處。

匪風飄揚。匪瀾澎湃。念彼神京。寤歎有愴。
憂思如燬。其誰知之。悲憤如噎。其誰思之。
人不我諒。請勿復敢思。人不我信。請勿復敢悲。
雖欲無思。與君為體。雖欲無悲。與國為系。
夏夜之短。耿耿如年。操擗不寐。泣涕漣漣。

礪卦

予嘗演礪卦。礪卦即睽卦也。爾來竊省予
所遭遇。無一非睽者。亦云奇矣。圖事揆策。

而莫用其謀。睽也。竭忠盡力。而反招罪戾。睽也。言辭確寔。而不免疑猜。睽也。貲財橫散。而家道困迫。睽也。雖然物窮則變。變則通。居以正道。固無終睽之理。且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處睽之世。合睽之用。亦在自強之耳。

少小窮易理。中年研礪火。融會著礪卦。推演訓蒙者。礪卦本是睽。乖戾諧情寡。邇來我所為。拂亂躡而波。憂國竭忠精。反自求飛禍。一與卦象應。或天

其試我。志因勞苦堅。行以勇決果。前脩皆如茲。猛省砭頑惰。

故園

拘繫十旬心不平。秋風忽動故園情。牆陰但見孤鳥影。櫺隙空望日月明。繞屋林泉何改色。傍門松菊不忘榮。水清石秀曾遊地。野鶴溪猿有舊盟。

秋思

幽室日如年。迴風揚塵埃。時節值秋晏。愁來不可排。名都何鬱鬱。飛閣臨通街。日夕絃歌起。音響隨風來。曲調苦且怨。沉吟激餘哀。理曲知爲誰。無迺

蕩子妻。身貞反見棄。歡愛何時諧。盛年不再至。華容日益衰。意合忘情異。感同難自持。掩耳請勿聽。重聽不勝悲。

秋風

秋風浙浙霜眇眇。木葉辭條蘭蕙槁。日景不至廣室冥。虛櫳危檣飛塵杳。潛無鱗兮舉無翰。兀兀中處將安還。

黠虜

黠虜先聲已得志。旌帆來去更縱橫。久歎天下無豪傑。誰道胸中有甲兵。終古禁人負彼實。連年許

敵探吾情。謀猷顛倒今如此。不識何時見掃平。

漫述

雨風月如晦。頑犬吠成羣。是亦尋常事。利害何足云。

謗者任汝謗。嗤者任汝嗤。天公本知我。不覓他人知。

右古今詩共十二首

附錄下

獄中聞子規歌二首

遠知許知爾。奈久寶土騰宜數。妣等那良婆。波播乃美已等耳。許登都天麻思乎。

保登等藝須。那乃畱與古呂波。佐美多禮迺。布良禡抒曾低爾。都由楚許保流留。

無題歌二首

伎乃布氣布。阿春登宇都路婦。興能比等乃。許已呂爾仁多流。安治佐為迺破奈。

阿布具倍吉。萬都乃美佐遠波。由紀志母能波牙。

思岐與二曾。彌留陪駕里氣留。

憂思世事歌五首

安禮波都流。不破能勢伎也。乃伊太比斜志。萬伐羅那例婆耶。阿米乃毛流良牟。爲之加駕留。能夜末迺湏衣乃可利陀耳毛。美知乃志流倍能。阿里登意破受耶。豫能奈可乃。安伎乃之留之加。武散志能也。於保叡乃美等耳。幾里多知和多流。起利藝里須。都圖利左世等破。春陀氣杼母。與乃都豆例遠婆。伊加賀斜數倍岐。

故登之安禮婆。久爾毛留飛等母。夜末多目流。曾保都爾爾太里。宇例波之乃與耶。

七夕歌二首

比許保志迺。都麻等布已呂耳。那里奴禮杼。伊毛爾阿不倍起。數倍能志良奈久。多奈波太乃。保思萬都留與波。和岐天末多布流佐等比等迺。和連遠麻都羅武。賀許與比能。多知末太例都都。

八月十五夜歌一首

都伎餘餘之。與與志等米氏牟。美奈良禡杼。佐湏賀許與比能。多知末太例都都。

九月十三夜歌二首

和備比等能。都伎美氏曾弊武。毛乃於毛飛乎。曾
陞盡登久母迺。祖良爾位流良牟。

鬪起爾陀耳。志朱利加知那留。和我所涅乃。阿采
二波伊登杼。怒禮末佐里鷄李。

送謫三宅島人歌二首

倭他乃波良。己藝由久布補迺。可地與利母。許許
路能加地耳。己已弓西與岐美。
伊豆能宇美。於伎乃許志摩仁。余留那微乃。加敵
流遠幾美我。由久閉登母可難。

感情歌百首

士之不獲於國。猶如男女之不相得。故屈
宋以來。騷人詩客。皆託詞焉。予為皇國
策邊防。十數年。不翅不得施其效。遂由是
獲罪下理。拳拳之忠。不得閨察。久幽圜牆
之中。不知所告愬。豈能憇然於衷哉。國風
百篇。聊寄情懷。詞無足觀。意或可取。然難
示俗人。惟可為知者聞之爾已。

許已呂美爾。伊佐也。余婆波牟。夜末比胡乃。古多
弊多耳世婆。故惠破怨志麻慈。

以爾志弊能。師豆迺遠太麻伎。伊登奈賀久。於毛
非美多禮氐。古比倭多留可那。
和我於毛比。乎伎乃思多破能。曾與等太耳。伊布
比等安良婆。宇禮之可羅末之。
和我許布留。比等乃古許路波。美豆難例也。以久
可愛加氣籽。阿登毛等麻良須。
信濃治迺。阿佐末乃多氣乃。安斜麻之耶毛由留
希夫利能。多由流登岐那之。
伎美我多米。都彌志和加奈曾。禰阿之久毛。曾乃
破波余雞牟。免世也。和我勢古。

阿良伊曾爾。毛能須所努例天。岐美我多米。比呂
悲之加比遠。伎美免散受等也。

於路可斜乎。美爾志利都追母。奈都牟思乃。末等
布耳仁太流。和禮曾波可那伎。
美知乃久能。曾等奈留惠俗能。所登遠古具。布年
與里登富久。毛乃遠古蘇於母幣。
志能比阿麻里。安賣理加不禰。乃余留波可李。曾
涅爾美奈等能。斜波具胡呂可奈。
於保宇彌乎。太耶須久和多流。由氣布禰迺。破夜
久毛幾美耳。阿不餘志母加那。

倭我古比波。游伎都志保可是。麻保爾守氣氐。由久婦年難例夜。登末里思良連須。

惠賊志麻也。知之萬乃曾等耳。布禰宇希天。伎美之由流佐婆。遠幾奈都里天武。波留破流等。左加流伊都志麻。由氣布年爾知加

余類伎美乎。彌奴我倭比志散。

難波敷乃美之可岐阿思迺。與能奈可爾。禰布加幾古悲能。破天乃之良奈久。

於毛飛都追。宇太多禰耳年氏。美之由賣乃美波天奴波可李。雲岐毛能破奈之。

伎美我氐尼。和我久呂可彌波。布例禰杼母。於毛比仁意等杼。氣豆利和悲努累。
於毛布古登。太禮爾加都解牟。未須珂賀美。可夏奈良傳伎久。比等毛那岐與波。
布久可勢波。岐美我阿多利爾。可余弊杼母。古等都解也郎武。須倍曾志羅連努。
美知乃彌波。保杼毛破留加耳。遍多太例杼。許故呂波伎美爾。余利仁之毛迺乎。
和多都美乃。志保能夜保弊迺。曾古布可久。於毛比蘇米天之。故登波和湏禮受。

等思都岐遠。幣耳氣留古登能。可比也阿流。宇波
乃曾良奈留。比等古保流美波。
加比迺安流。宇良波伊豆古所。宇等破末迺。有得
久波比等遠。於毛波散里之可。
倭我古悲破。春美可麻耳志目。阿羅那久爾。奈杼
加那解伎乃。可數乎都牟良武。
登之古呂能。太要努於母比乎。古等二餘世氏。可
幾奈良之天武。比等毛伎加久耳。
都禮豆列爾。可岐奈須胡等能。年母古路仁。武可
之能非登所。古比之可里氣類。

都伎爾比耳。追毛流於母非乃。可勢那良婆。伎美
我古許呂爾。布幾毛伊良末之。此茶雅歌樂興草
意所奈禮之。阿麻乃都利布年。古登等波牟。美流
馬加累倍岐。可多也伊豆故曾。
宇紀布之能。志夏散末佐列婆。奈與太氣迺。比等
乃與左弊曾。可奈之加里希類。
和多都美爾。安良努和我美乃。奈曾毛駕久。悲等
能故古路耳。阿禮氏美由覽武。
可受可受爾。許古呂乎胡免之。古登乃破遠。都游
波加理多爾。安波禮東八美余。

美波伎美耳。須天羅禮奴等目。登已等波二古許路破岐彌我。加解登那里南牟。

伎美遠於毛布。許已呂牟之呂爾。阿良婆姑蘇。阿多奈流比等能。底爾母末加例米。

岐仁加幣之毛呂許之比等迺。志良多末母。破耶久波伊之能。奈遠於比志登加。

伎與氣例杼。久牟飛登毛那久。美玖佐於布留。以多為乃美豆曾。和我太具比奈類。

宇岐故等能。阿累登伎耳佐久。波奈那禮婆。與耳有乃破難迺。奈遠也於布良舞。

雲能破奈乃。守伎豫等志禮杼。思加理等天。伎美之以麻世婆。曾牟可例那久二。

於毛比阿磨里。志能不等湏例杼。保登等藝須。奈玖禰乎追爲爾。比等耳思禮都都。

伊都登天母。波連努於毛悲爾。佐美多禮乃。布里波底努良武。和我美可那之目。

阿良遠夢乎。須起加弊之都追。末太散樂仁。奈波之呂美豆遠。曾良爾太能末牟。

佐奈幣等李。宇惠武登志采之。遠也末多乃。可希比乃美豆能。毛里天久夜之伎。

能斜波倍乃可是爾奈加留流保多類比能。由伎
加多志羅奴古比母須流可難。
和禮保之等以布比等毛加那有梅乃美能。登岐
之須藝奈波於知也都起末之。

保登等藝須都禮奈久可遠婆等米受登母於能
例等爾保弊也杼能多知波難。
由久須惠遠比等母志能陪等太知波那乃加乎
里遠都伎爾知宜利於加南年。
太知波難乃加遠奈都可志美能知乃與爾伊麻
遠毛志能布比等也安留倍岐。

阿波例等母於毛必於許世餘佐良怒多耳安岐
波散比之起乎伎乃宇半可是。
波藝我半難阿起乃能可勢爾宇知美多禮於久
志羅都由毛思豆許己呂奈之。
遠美那信志阿伎等知藝里底幾美古受波志保
彌也波天武破南乃比登等岐。
麻都余比能安波連母布可伎都幾可夏宇與曾
爾弊太都流蘇羅乃與古君毛。
佐起父散迺美都波乃登能母志豆我夜毛都伎
二八和久留許古路阿良盡乎。

都伎美婆登。知宜利志比等迺。奈可良婆古余
非毛散古曾。阿波禮等於母半免。
阿岐能余乃。予布可幾都起乎。那
波可登南久。毛能素加奈之伎。
伎彌耳古比。安岐乃與比等理。和禮乎例婆。毛能
和弭志良爾。幾里藝理數奈久。
登伎倭可受。起里多知古牟流。阿岐能曾良。加理
母波可是爾。加氣所和豆良布。
駕利陀爾母。散波耳太能牟乃。奈遠於遍婆。安起
乃由不陪波。於登都連天久琉。

比登里乎留。阿伎可是斜武岐。由布久禮爾。古呂
毛加里可禰。都幾爾奈久南李。
古惠加例受。阿岐乃余那豫難。余多陀奈九。武思
母和我碁等。毛乃耶駕奈之伎。
佐乎思可能。木美治爾曾與久。太都多夜末。多知
為毛之良耳。麻等布古能許呂。
武散之能乃。久佐波迺伊呂所。加波理由久。伊可
爾布伎努流。阿岐乃可是可毛。
於保加多能。夜麻迺許能波乃。都由志毛耳。以路
加波留倍伎。和我許已呂可波。

萬都遠美余都由爾志具禮二素采努例杼伊豆連迺阿幾仁毛美治也波須留。

美豆迺宇閉爾有伎天奈賀流留毛美地與里波可那岐毛迺波和我美那里氣李。

木美治波八可幣良奴美豆耳宇加比氏毛爾之岐登非等波免豆留倍羅奈里。

和我美古曾爾久可良米登母倭我夜杼乃波波蘇迺毛美治阿波禮等盤美余。

倭我素低遠伊可爾勢予登天安伎乃阿米迺幾能布毛希婦母不里都豆久良無。

知宜利於伎底伎美起末散受波久禮奈為二爾保布木美治婆知李也須藝奈牟。

登伎湏宜天可良受波多能美奈可留陪之阿岐波安良志乃思解九耶波阿良努。

爾遠於毛美可是耳麻加須流宇伎布禡波伊豆例迺有良仁與羅武登春良牟。

於乎宇美能奈彌尼太多與布湏天遠不年余流陪奈伎彌曾和弭之加里氣累。

宇氣加多伎許乃底可之波能不多於毛乃比等迺古登乃波許已呂志天起希。

可賀美那湏。伊氣乃恩美豆能。曾古萬底毛彌由留波加李能。許已呂等遠志例。

比等能已登。奈都能邇志夏久。那利由加婆。由伎加婦美知乃多要也之努陪伎。

奈都久佐迺。可李蘇免耳夜半。武湏弭於岐之波加那也可是爾。宇知美陀例都追。

宇治迦波乃。奈賀禮邇美豆乎。武湏弭都都太乃彌之可比毛。阿良奴余能奈可。

駕勢波也美。志良奈未佐和久。阿萬乃加波。王多之和豆良不。迦斜左藝能波之。

新羅那美能。多知奈婆太知禰。奈登利迦波。那伎奈南良年婆。遠之氣久母難之。

余迺宇伎母。比登能都良岐毛。於母保要受。和我美爾於比之。都彌波奈二素母。

武可之餘里。加多利毛都藝都。麻米爾之底。宇登萬禮奴流盤。和例比等里可波。

伊登波禮天。與遠閑怒流美盤。阿伎可勢乃。君母布起半羅。不曾良二耶安留良牟。

加里底布牟。奈都能乃久左牟。與所耳美之以麻波和我美爾。於母比登利怒留。

伎美耳和例。奈耳波乃宇良二春免婆可波阿多
之比登爾毛。宇喜采美天氣利。

宇登末之伎。夜麻可都佐倍耳。多爾美豆乃於等
志采良流留和禮曾波可難伎。

佐陀免奈九。阿左耳由布陪爾久母等奈里阿米
等那李努留余耳已曾安里氣禮。

伎乃布麻涅比等能宇閉登曾。奈希幾許之以末
波和我美等。奈利二氣類可難。
以等世馬氏和弭之起登伎波。余之能夜末倭氣
天伊利希牟。比登乃美於毛保由。

餘能奈可乃。那美迺佐和藝爾。伎美能可地。多啟
難婆和我美。伊豆知與良南牟。

加羅須多二。由布信波毛里爾。可閉流奈里。和我
彌與留陪起。駕多也以豆許曾。

飛等可太耳。於毛比登里那婆。於保余籽乃宇良
美氏阿未能。美登夜奈留陪伎。

伊加爾世牟。安須加乃嘉波迺。布知等勢乃。和多
良努散伎耳。可波流古乃余乎。

難波衣迺。余之阿志和可底。與留奈美爾。伎之乃
宇毛例喜。久知也波天奈無。

和禮由惠登。於毛比等良受波。以可波加李。比登能許已呂遠。宇羅美王弭末之。
太能米氏母。於保都可奈之那。左散可爾乃。伊等與利保曾久。加可流美那禮婆。
奈可南迦耳。夜春加良末之乎。散理登母等。多乃年許已路迺。都可受阿里世婆。
餘能南可遠。志羅受可保二天。須碁之奈婆。奈二故登乎加波。宇之東那解可卒。
予遠宇之等。古已呂爾志禮杼。思加須賀二舜天。
南牟等波太。於毛比波難例受。

伊登波之伎。余等波志例杼母。由久湏衛乃。志良禮奴加羅爾。許已呂比可連都。
游九斜岐遠。太能牟古許路耳。古里須磨能。有良美武等之母。於毛波散李氣利。
於毛比思留。非等母阿里奈武。登之布等毛能伎迺之乃不與。伊呂奈可波利曾。
登之古路迺。那解紀毛都歧牟。於母飛志留。比等阿里安氣乃。余爾之阿非那婆。

右國風一百一十六首



老阜館發兌書目

博物新編

再刻全三集

西醫畧論

再版近刻全四冊

同

中本近刻

內科新說

全三冊

萬國公法

金六卷

婦嬰新說

全二冊

六合叢談

合本

全六卷

地球畧說

全三卷

聯邦志畧

全二卷

板稿詩鈔

壹冊

日本沿海圖

全一折

航海輿地圖

全一折

右之外舶來新板書籍天球地圖解其他方今必讀之諸書月々發送希四方諸君子多披閱
明治辛未冬 東京豎川三之橋 萬屋 兵四郎

